

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

胡適

現在有一些寫文字的人最愛用整串的抽象名詞，翻來

覆去，就像變戲法的人搬弄他的「一個卽當，一個卽當，

卽當一卽當」一樣。他們有時候用一個抽象名詞來代替許

多事實；有時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詞來代替思想；有時候

同一個名詞用在 篇文章裏可以有無數的不同的意義。我

們這些受過一點嚴格的思想訓練的人，每讀這一類的文字

，總覺得無法抓住作者說的是什麼話，走的是什麼思路，

用的是什麼證據。老實說，我們看不懂他們變的是什麼掩

眼法。

我試從我平日最敬愛的一個朋友陶希聖先生的「爲什

麼否認現在的中國」一篇裏引一些例子。

(1) 在先，資本主義的支配還不大厲害的時候，中

國人便想自己也來一番資本主義，去追上歐美列強

我們試想「也來一番資本主義」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替代庚

子罕編以前的一切變法維新的企圖？設船廠，興海軍，興

教育，改科舉，立製造局，翻譯格致書籍，派遣留學生等

等，這都可以用「也來一番資本主義」包括了！這不是用

抽象名詞代替許多事實嗎？

(2) 胡先生在過去與封建主義爭鬥的光榮，是我們

最崇拜最願崇拜的。

這裏說的是我自己了。然而我搜索我半生的歷史，我就不

知道我曾有過「與封建主義爭鬥的光榮」。壓根兒我就不

知道這四十年中的中國「封建主義」是個什麼樣子。所以

陶先生如果說我會提倡白話文，我沒法子抵賴。他恭維我

曾與封建主義爭鬥，我只好對他說「小人無罪」。如果我

做過什麼「爭鬥」，我打的是駢文律詩古文，是死的文字

，是某種某種混沱的思想，是某些某些不科學的信仰，是

某個某個不人道的制度。這些東西各有很長的歷史，各有

他的歷史演變的事實，都是最具體的東西，都不能用一個

抽象名詞（如「封建主義」）來解釋他們，形容他們，或概

括他們。即如駢文律詩，在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前確確存

在的時代，何嘗有駢文律詩的影子？駢文律詩起於比較很

晚的時代，與封建主義何干？那個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

人們歌唱的（如國風）是白話，寫的（如論語）也是白話。後來在一個統一的帝國之下，前一個時代的活文字漸漸僵死了，變成古文，被保留作統一帝國的交通工具，這與封建主義何干？又如我們所攻擊的許多傳統思想和信仰，絕大部分是兩千年的長期印度化的產物，都不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原有的東西。把這些東西都歸罪到「封建主義」一個名詞，其錯誤等於說癆病由於瘵病鬼，天花由於天花娘娘，白癩尋死由於吊死鬼尋替身！

以上的例子都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替代許多具體的歷史事實。這毛病是籠統，是混沌，是抹煞事實。

(2) 沒有殖民地，我們想像不到歐美的燦爛光華。他們的燦爛光華是向殖民地推銷商品和投下資本賺下來的。

(1) 沒有殖民地，資本主義便不能存在。

這樣的推理，只是武斷的把一串名詞排成一個先後次序，把名詞的先後次序替代了因果的關係。「沒有殖民地，就沒有了資本主義；沒有了資本主義，就沒有了歐美的燦爛光華」——多麼簡單乾脆的推論！中國沒有殖民地（？），中國就沒有資本主義。德國的殖民地全被巴黎和約剝奪了，德國也就沒有資本主義了，也就不會有燦爛光華了。明兒

美國讓菲律賓獨立了，或者菲律賓和夏威夷群島都被日本搶去了，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就不能存在了。況且在三十六年前，美國壓根兒就不曾有過一塊殖民地，美國大概就沒有資本主義了吧？大概也就沒有什麼「燦爛光華」了吧？這是史實嗎？

以上的例子是用連串名詞的排列來替代思想的層次，來冒充推理的程序。這毛病是懶惰，是武斷。

(3) 燦爛的個人自由的經濟經營時代，至少是不能在中國再見的了。自由的旗幟高張起來也是空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自然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不相容。不過，民主或自由的思想在中國雖然空的很，却有一些重大的使命。這是因為封建主義還有存在。在對抗封建主義的陣容一點上，民主與自由主義是能夠叫動社會同情的。如果誤解這種同情的到來，是說中國的文化必走上民主自由的十九世紀歐美式上，那便推論得太遠了一點了。

這一段文章裏用「自由」一個名詞，凡有六次。第一個「自由」是經濟的，是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第二個「自由」好像是指民七八年以來我們一班朋友主張的自由主義的人生觀和要求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主張。第三個「自由」就

不好聽了；明明說的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却又是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不相容，又好像是指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了。我們愚笨的很，只知道「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專制政治不相容，和野蠻黑暗的惡勢力不相容；我們就沒聽見牠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不相容。姑且不說大規模集中生產的資本主義也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試看看丹麥和其他北歐各國的各種生產合作制度，何嘗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又何嘗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不相容？所以這第三個「自由」當然還是第一次提到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第四個「自由」又是指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的民主主張了。第五個「自由」也是如此。第六個「自由」的意義又特別擴大了，擴大到「十九世紀歐美式」的文化，這當然要包括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和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要求等等了。

這要用「自由」六次，至少有三個不同的意義：（1）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2）我們一班朋友要求思想言論自由的民主主張；（3）「十九世紀歐美式」的自由主義的文化。這三個廣狹不同的意義，如來倒去，忽下忽上，如變戲法的人拋起三個球，滾上滾下，使人眼睛都迷眩了，究竟看不清是一個球，還是三個球，還是五六個球。這樣費

大氣力，變大花頭，爲的是什麼呢？難道真是要叫讀者眼光迷眩了，好相信胡適之不贊成「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就是要「回轉十九世紀歐美自由主義的路」；而「回轉十九世紀歐美自由主義的路」就等於犯了主張資本主義的大罪惡

這樣的例子是濫用一個意義可廣可狹的名詞，忽而用其廣義，忽而用其狹義，忽而又用其最廣義。近人用「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等名詞，往往犯這種毛病。這毛病，無心犯的是粗心疎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

☆ ☆ ☆

這些例子所表示的，總名爲「濫用名詞」的思想作文方法。在思想上，它造成懶惰籠統的思想習慣；在文字上，它造成鏗鏘空洞的八股文章。這都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字障的遺毒。古人的文字，談空說有，說性談天，主靜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風囊霧」「捕風捉影」的名詞變戲法。「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人人皆知的模範文體。「用而不有，即有真空，空而不無，玄知妙有。妙有則塵阿般若，真空則清靜涅槃。般若無照，能照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我們現在讀這樣的文字，當然會感覺這是用名詞變戲法了。但我們現在讀某位

某位大師的名著，高談著「封建主義時期」，「商業資本主義時期」，「落後資本主義時期」，「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期」，「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創造的綜合」，「奧伏赫變」，「迎頭趕上」，……我們就不認得這也是搬弄名詞的把戲了。

這種文字障，名詞障，不是可以忽視的毛病。這是思想上的絕大障礙。名詞是思想的一個重要工具。要使這個工具確實，用的有效，我們必須嚴格的戒約自己：第一，切不可亂用一個意義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例如用「資本主義」，你得先告訴我，你心裏想像的是你貴處的

文化單位論

「文化」可分單位嗎？若可分，是不是古今皆然？文化的單位在現時以什麼來定？在所謂的某一單位文化的社會中，一切生活的背向，能不以科學為根基？一提到文化的單位，這幾個問題不能不叫我們馬上就想到。要建立文化的單位的理論，若不解決這幾個問題，是成立不起的。這幾個問題若忽略了，即令你行文如行雲流水，章句勾接得天衣無縫，亦無補。

每月三分的高利貸，還是倫敦紐約的年息二厘五的銀行放款。（第二，與其用抽象名詞，寧可多列舉具體的事實；事實容易使人明白，名詞容易使人糊塗。第三，名詞連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證據來，不是搬出名詞來。第四，凡用一個意義有廣狹的名詞，不可隨時變換它前涵義。第五，我們要記得唐朝龐居士臨死時的兩句格言：「但願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本沒有鬼，因為有了「大頭鬼」「長脚鬼」等等鬼名詞，就好像真有鬼了。濫造鬼名詞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

二十四，五，二十七夜

壽生

「文化」是可分單位的，大體說來誰也知道有東西之別，整個的史實在擺着，你怎樣也無法否認。然而，我這說的是「古」的單位，且是不評斷其價值的單位。現在這「古」的單位，已經是只能很依稀的存在了，不能存在了。為什麼這「古」的單位在「古」能存在，而現在不能呢？全在交通。交通不便，豈特東西文化有別，在中原已衣冠佩帶了，吳越還在斷髮文身呢。說句寒盡話，我每每在

報章上看到某某巨公名流出洋考察。往好處想，就會聯想到吳季子出聘上國之類的事上去。若現在還有人說「古」的單位仍存在，仍有存在的價值，那他一定是在故紙堆中把頭弄昏了。昨天我遇着一個愛「古」的熟人，我拉着他說：「把衣服脫了，檢察。」他說「你瘋了。」我不由分辯，把他的藍布大褂解開，毛嗶嘰夾衣解開；皮帶，鞋，褲，自來水筆，克羅克司眼鏡都細看了一遍，說：「在你這周身的物件上，給我一點「古」的解釋看看，請你。」他看我一陣，想了一陣，笑了。我說：「還得檢察你的內部呢：叫你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一個你素不相知毫無愛情的女子結婚，再由你任意取幾個姨太太，你幹不幹？叫你以子女教育我作理由，吞吃公款，勒索民財，你幹不幹？爲孝養你的父母，不妨破壞法律，刻薄他人，幹不幹？「呸，你好瞧不起人，這些我當然不幹。」「這不是「古已有之於今爲烈」嗎？「呸！告你，我之有一點懷古的意味，不過感情之餘波耳，豈真是復古派；這比如我們在一個耶教的教堂裏，我們雖不信耶教，也常不免發一點兒嚮往之心一樣，誰會愛古啣。」「先生，注意呀，一不留心，這嚮往之心會無邊無際的擴大的。有時餘波會成主流的。能在「千層浪底翻身」的本領是很不易的，我們常常自

省，小心沉沒爲妙。」由此我想起前年回南的一件趣事。七八天的輪船生活，多帶書又嫌麻煩，一本不帶又怕換不住，就選定兩本可以反復讀又不十分吃力的書：徐志摩狂虎集，金剛經。在宜昌轉輪，得和一個到峨眉山的和尚同房，他見我是個學生的樣子，本不大理我，後來見我常拿出本金剛經來翻看，就把對我的態度變了，就和我交談起來。近來世風日下了，都趨向西洋的物質文明，把佛心喪盡了，像你這樣肯看經書的，真難得，不過我得告訴你，看金剛經這樣的重典，看時要鄭重點，不可隨便坐起躺起就看，我們走非梵香不讀的。……什麼物質文明，樣樣都發於一心！……」說到這裏，船在烏峽裏小心翼翼的轉小灣，氣笛長嘶中，船大大的搖動一下，把他弄得一仰又一跌，他本是盤脚坐在床上的，險些兒扑下地來。這，把和尚弄氣了，向我說：「太古的臨江真糟，船亂走，茶房也懶，你看到處骯髒死噁，日本船上的茶房招呼得很好。船要改良的地方還多，是不是？」我只好說「是是。」一個新式的輪船上，坐着一個佛子，已經美觀了，還要在上面說法，罵物質文明，真是妙不可言。船才搖動了一下，又怪「物質文明」得不夠！怎麼不「發之於心」雖船搖動自己亦穩如泰山呢？又怎不坐輪船「發之於心」到峨眉

呢？這恐怕連「阿彌陀佛」亦難解釋，只有請持心物二元論的先生們來指教了。我們可說交通愈便利，「古」的文化單位將愈消滅。現在國人有句常說的話，廣東得風氣之先，故如何如何。所謂「得風氣之先」，無異說與西洋的交通便利點。印度，日本，以至安南，朝鮮等國的交通口岸，其西化之程度，亦無不較其內地為顯。交通便，雖無人要求「古」的單位文化消滅，牠亦會日就消滅的。交通不便，雖欲使世界文化連成一氣，亦是難能的。拿貴陽最近很短幾年的風氣趨向來看，才可知道交通的力量之大得嚇人。從前貴陽受重慶的影響最大，因為往來於重慶的商人多，但到通梧州黔馬路修好後，貴陽由「川味」一變而為「廣味」，了這關係又多在學生與官。將來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通後，到北平，武漢等地的交通一便，無疑的「味」是又將變動的。從前我們那里有句關於衣飾式樣的俗語：「我們這里新，外面已變陰了。」現在因交通較前便利，與照像術的巧妙，廣佈，各口岸的新花頭，不一星

■，就在貴陽找得出了。古人說「百里而異政焉」。是的，在那走酸了腰，一天只走得幾十里的時候，這話是對的。但我們試想想不久之前英澳飛行只花了兩天多！至於別的用「電」使人類接近的事，且不說。我們從前有一句夢話

說「縮千里於一室」，現在是不算什麼了。將來盡量利用科學，使「交通」發展，無往不便，「世界一家」這夢想豈無實現之日！那時古的文化單位將何所托而存呢？只在書本上「討生活」，不看看這個現世界的人，只要把交通史與文化史合觀一下，就將雖欲為「古」的單位文化的久存辯護，亦無從啓齒的。

固然，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性，亦如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特性一樣。德人深沉，法人靈活，雖在一種小器具上亦可看出，法國的自行車輕巧，德國的笨實。在衣服的颜色上，德人亦喜深色。美國喜造的摩天高樓，在別國是不常見的。然而摩天大廈與三層的樓房，牠們的原則是一樣的。一切是同中的異。一樣是現代知識的產物。設計不離建築學。材料不離鋼骨水泥。有不應用力學而來三輪四輪的自行車嗎？還有雪白喉不打血清，而求鑿於上帝的人呢？

固然各國的政制不同，人民的趨向有異，人民生活的劃一不一，但是不管俄，英，德，美，其人民一般意識的現代化，要求現代化是一致的。『共產主義的文化』『資本主義的文化』都是同娘共母的弟兄，不過一個長進一個墮落罷了。無科學會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會實現？從前，在

西洋，國力之雄如波斯，如羅馬，中國如漢，唐，元等，爲什麼不產生資本主義呢？「那陣的科學還不足以負這樣大的責任囉！」無百倍人力千倍人力的機器，那有餘物來向外傾銷？交通不便，貨物就堆積如山，又怎麼輸運？我們是向來「關稅稍而不徵」的國家，可說是自由貿易了，也會出陶朱公那樣的商業人才，資本主義還是興不起！我們不要見現在資本主義在在與科學有關就倒因爲果說科學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不要忘了瓦特發明蒸氣機時的故事與火車初次在英開行時的慘劇。

我們現在要「文化」分出些單位也可以。我們可以「拿國界與血液來分。」我們讀歌德，托爾斯泰，高爾基，沙士比亞的作品，受的感動是一樣的，嘗出的「人味」是一樣的，但是在我們感動得流淚之餘，我們常會喊出一聲「唉，這個德國人呀！」物理化學上的貢獻，除了以人的國別來說單位，將何以分？我們現在只能看我們這個單位貢獻於「文化」者如何。鐵路是一樣，但南口的是詹天佑修築的，火車是一個整體，而他各節的接手是詹天佑發明的，他是中國人，他的榮譽就掛在中國這單位的帳上。我們如欲爲國家爭面子，民族圖生存，只有加倍的事詹天佑；徐光啓，李四光，魯迅。這樣的人物多，人民普遍向上

的心強，國家才立得穩，走在大同的路上與別的弟兄握手時才有互相道勞的份。一天一天的只有「文化」的單位了，沒有單位的文化。準此，外人研究吾國古代事物者雖其成績優美，亦不能掛在我們的帳上。國人研究西洋古代事物成績優美者，其榮譽亦歸於國家。我們如不認清此點，很危險。日人現在利用吾人的懷古心理，大喊其「東洋文明」，大要其讀經祭孔等等把戲，愚弄吾人。懷「古」的先生，不會因其爲同調，雖其君臨中國亦所歡迎吧。有個傳說的故事很值得玩味：洪楊軍過湘時，左宗棠去會洪商入伙的條件，都說好了，就爲「尊孔問題」不得洪同意憤然而出。爲保存「固有文化」就投拜在滿清主子足下了。「本位文化」乎哉！呵，本位云者是：「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里還成爲日本畫！」可惜，現在日本爲保全小學生的安全，學校都建築最新式的洋房了。所以，我們要求的特色與別人的不同：爲表現我們的特色西洋人多坐機器我們必耍坐人吧？爲表示特色，不妨滿街拉屎隨地吐痰，當人放屁吧？「資本主義」固爲吾人所絕對反對者，然而「一種社會主義」與「封建思想」的調和論，亦是成立不起的。持這樣調和論的學者，我們是能原諒的，他是受「國難」的

剛激太大，原於「感情」而發的。但我們過於悲痛怕人傷他的兒女不惜自己幾口把牠的兒女吃下肚去的不當處置，我們要求他們注意這一點：「鍋要背在口上」感情如純糊，我們若用之得當，可借以解決一切困難，用不恰當，徒速滅亡。同樣是「感情」，我們用來「復古」，假使工人用來組織突擊隊，孫中山先生用來打倒清朝，鄭孝胥們用來作變料奴才。我們若能把痛心國難的感情用在正路上，我們的國恥是可在短期中洗去的。若不幸國人把「鍋背在刀背上」，抱定「半部論語治天下」，那好，聽吧！

不提科學則已，一提牠，真叫我們開口不得。「科學」，我們轉了宇宙觀。「科學」，我們變了宗教觀。「科學」，我們變了人生觀。「科學」，社會上起了種種革命。衣食住行，以至遊戲，無不受牠的指引。各大都市無論也，我們那山卡卡裏的一個三家村，牠的長手亦伸到了。瘡痍在我們那里叫「瘡子」。從前因這病時冷時熱的，藥又醫不好，都說是鬼在作怪，因此吃藥沒在其次，多去找殺人的令狀來放在床頭，印幾個縣政府的圖記來包在頭上，號曰「避邪」。或則叫病人去翻幾山嶺累他個半死，說可把鬼震落。沒有一種下賤行爲，是擲擲心下放在路上，等別人拾把病過給他……等等。這個病我十三歲時寄過

半年，受盡了罪。到我前年回去，才知道現在一縣人都知道「瘡子」不是鬼作怪，是「虫」作怪了！都知道吃金雞納霜九了！但笑話又來了，又有人吃金雞納霜上癮了！真是希奇古怪的民族。我們整個的生活在科學地盤上，我們既「接受」了科學，又還有什麼你我的分別呢？一切生活的形式內容都決於科學，一切生活除去了，從何處再跳一個文化出來呢？最細微的如美學，哲學，他亦是站在科學上的，他的動向是爲科學所限的。我們豈能外於這科學的世界文化？新舊是無法調和的，任你的文章美麗，亦無過如此：「改進運動的八個問題（二）天津基督教聯合會謹佈

二，世界人物時到改進，於上帝於人類有甚麼好處？上帝愛人，爲人造世界，交人掌管，好像父母將遺產留與子女一樣。子女若能善用遺產，造福自己，造福社會，造福國家，造福人類，不是能使父母歡喜，且能使自己享受快樂嗎？上帝將世界交人掌理，人能善用上帝的所賜的萬物，順着萬物的理去發明，去改進，人就能將世界的一切災害除掉，使之成爲人世的天堂。人能將世界造成人世天堂，滿足上帝的盼望，上帝自必爲人喜歡，因人能享受人世的一切幸福也。」（大公報廣告）看看這文，阿想一下科學史，是多有味！再來看國內的論壇情勢，我們將有更深

的了解。在社會主義初抬頭時，一帶好說預言的，從前不是帶只有英美才配嗎？然而事實如何呢？不要毫無根據的拿環境國情之類的滑稽話來硬要同胞作牛馬，永作世界黑暗的一角。

昔陽有一個老叫化陳瘋子真是無人不知的人物了。異鄉人到那處半年後，亦準可知道。因為他瘋瘋顛顛的怪樣嚇人，人都用他來嚇哭小孩。天一條小街上有個小孩在地上爬百耍，他母親有事進屋去了，天陰地上爬出一條蚯蚓來，那小孩就捉牠在手裏玩，玩了一陣就要放進嘴裏去

關於暹羅排華問題

張忠 絨

暹羅與我國發生關係，遠在一千四五百年以前，且為中國藩屬之一。清末中國國勢日衰，暹羅對於中國遂不復朝貢，而儼然成爲一獨立國。暹羅雖已獨立，但中國在歷史上對於暹羅民族文物制度的貢獻，則爲已往的陳迹，不可磨滅，是以從歷史上立論，暹羅與中國兩國間的關係至爲密切。

若以現時的情形論之，除暹羅在歷史上曾爲中國的藩屬以外，暹羅人民的血統，暹羅國家的文物制度，均受有

陳瘋子正走過那裏看見，就喊：「老二老二吃不得！」那母親在屋裏聽見了，急喊：「老二老二不要信他的！」小孩聽得陳瘋子喊本怪着不敢下口的，聽他媽叫「不信他」，就是一口一待她出來抱起他時，已經有半段在口裏攔半段在手裏攔了。在這緊急的當兒，這婦人亦不能不抽空看陳瘋子一眼。

我們的視聽，似宜放寬點兒？

二四：四，六日。

漢族的影響甚深。現時僑居暹羅的華人，雖無確實的統計，但約在三百萬左右，幾佔全暹人口總數四分之一，在暹羅國內經濟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中暹兩國間的關係既如此密切，而華民僑居暹羅者又如此衆多，然而我國政府迄未與暹羅政府訂立正式條約。

暹羅原爲東方國家，與一切東方國家同，在過去對於一切入境外人均採取放任政策。在放任的政策的底下，中暹兩國雖未訂立正式條約，但旅居暹羅的華僑仍得自由發

展，不感覺任何困難。自入二十世紀以來，暹羅政府受國際潮流的影響，頗思發憤圖強，建立新的暹羅國家。於是改變過去的放任政策，而採取干涉主義。最近暹王退位，革命成功，暹羅政府的干涉政策更日益強化，變本加厲。

在暹羅的華僑人數約為三百萬，佔全暹人口四分之一，已如上述。暹羅政府既已決定對入境外人與居留僑採取干涉政策，則首當其衝者，自為中國僑民。於是暹羅政府乃日布移民律，限制華人入境，實極強迫。同時教育，取締華僑自行設立的學校，箝制華僑的思想言論，并設法摧殘華僑的工商業。表暹華僑因抗議無效，只得派代表返國，敦促我政府注意，并設法與暹羅交涉，近日報載的暹羅排華問題，即內是而記。

查此次我國旅暹僑民與暹羅政府爭執最重之點，即為暹羅政府實施的強迫國民化教育與取締華僑自行設立的學校。先是，暹羅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即已頒布國民化學校條例，規定華人創辦的學校，應在暹羅教育部註冊。校長須具有暹羅國立高中二年級以上的資格，教員須持有文憑。學生須是暹羅僑民或文憑三級以上。學校對於學生，應注意嚴教其忠孝節義國家道德諸事。一九二二年暹羅政府復頒布強迫教育條例，規定凡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應一律入義務

學校讀書，否則其父母當受懲罰。此項條例原為暹羅本國學校而設，但實行時，暹羅政府竟強迫暹羅內地華人創辦的學校亦應加授暹文，每週由六小時至十五小時不等。一九三三年暹羅政府復在京議公佈實施強迫教育條例，規定凡年齡自十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均應受強迫教育，華人創辦的學校亦應遵照該項條例辦理，每週授暹文二十五小時，否則華僑子女在強迫年齡期中者應一律轉入暹羅本國設立的學校。

當一九二二年暹羅政府頒布強迫教育條例的時候，條例中的規定只限於暹羅內地，且本極厲執行，是以尚未引起華僑大規模的反對。逮至一九三三年實施強迫教育條例公佈後，條例中的規定已達到京議，且暹羅政府復欲嚴厲執行，是以引起華僑方面的激烈反對。華僑除一面聯合向暹羅政府請外，一面請求我國政府向暹羅政府提出交涉。因我國僑民請願的結果，暹羅教育部僅允減少每週授暹文的時間至二十一小時十五分，嗣後復增至二十三小時。我國外務部雖曾與各駐日公使（現改大使）與暹羅駐日公使交涉，但毫無結果。直至現時為止，華僑在暹羅創辦的學校，因不合於暹羅政府頒布的強迫教育條例，而被封閉者，已有七十餘校之多。

上面所敘述的情形爲此次華僑與暹政府衝突的緣結。

平心而論，與其謂暹羅爲排斥華僑，不如謂暹羅意在同化華僑。暹羅雖爲一小國，全國人口總數不過一千二百餘萬，而華僑竟佔四分之一，且擁有經濟實權。自暹羅國家的立場言之，暹羅自不願國內有如此衆多的外僑，長居異族間地位。欲建設新的暹羅國家，自以同化華僑爲得策。第現今日國家民族思想盛行的時代，華僑自不願被強迫同化。且暹羅政府所採取的方法，既有違國際慣例，復有損我國的尊嚴。自我國政府的立場言之，我國自應與暹政府交涉，訂立正式條約，選派駐暹使領，保護我國僑民。近年以來，政府對於旅居外國的華僑不甚注意，茫茫大地，已漸至沒有華人立足的餘地。旅暹僑民，在中國僑

外居民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政府似不宜置之不理。有三百

萬華人僑居的暹羅，即無此次問題發生，中國政府已早應與暹政府訂立正式條約。過去的確忽，我國政府自不能辭其責。

我個人以爲，我國政府對於旅外僑民應早樹立一中心政策，不要當居於消極或被動的地位，對於回國僑民，應其對於國內建設事業儘量投資，對於一時不願返國的僑民，應及早設法盡力保護。僑民與國家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僑民在過去對於祖國的貢獻，是幾人皆知的事實；祖國的政府應該盡它的能力使他獲得着合法的保障，公道的待遇。

提倡耕種合作之必要

符致遠

農村經濟之命脈，在於農業。近年來中國耕地面積之減少及荒地面積之增加，農產收穫之減少及農產進口之增加，皆足以證明中國農業之日趨衰落，亦即足以證明中國農村經濟陷於破產。因中國農村經濟之破產，即使國人皆注意於中國農村經濟之發展，而舉國上下發力關於發展中

農村經濟之言論，文章，以及公家設立與私人組織關於研究發展中國農村經濟之機關及團體，乃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大有可觀。

中國農村經濟之急待發展，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認。惟發展之法，各人所主張者不盡相同。其爲政府及社會一般

人所最注意者，則為農村合作，尤其是對於農村之儲蓄合作。左列之表，可為證明：

中國合作社按種類分配表

種類	民二十年		民二十一年		民二十二年	
	社數	百分率	社數	百分率	社數	百分率
信用	一, 二七九	八七·五	二, 二二三	八〇·一	五, 七二〇	八二·三
生產	八六	五·五	二〇四	七·四	三〇四	四·四
自用	九	〇·六	一三三	四·八	二五一	二·五
消費	五四	三·四	一三二	四·四	二二五	二·八
購買	三三	二·〇	五四	二·〇	二二九	二·九
運輸	一五	〇·九	三六	一·二	六一	〇·九
保險	一	〇·一	一	—	—	—
貯蓄	—	—	—	—	七	〇·一
其他	—	—	—	—	五六四	八·一
總計	一, 五七六	一〇〇·〇	二, 七六三	一〇〇·〇	六, 九四六	一〇〇·〇

試觀上表，民二十，二十一及二十二，三年之統計，而華北一帶之合作社，幾乎清一色為農村信用合作。農村信用合作佔各該年合作社總數五分之四強，由此可見國人信用合作幾視為中國農村經濟之唯一救主。農村信用合作對於信用合作注意之程度矣。主持華北農村合作事業者章宗祥，在中國現時之重要，作者固不能加以否認，但作者以為章宗祥先生，亦深信中國之合作運動，應從信用合作着手。展中國農村經濟之根本辦法，非信用合作而為耕種合作。

蓋欲發展中國之農村經濟，其根本辦法，爲須使中國農業耕作機械化，農業經營合理化，農場管理科學化，使中國農業之生產力急速的增加。信用合作固可使農民取得低利之資金，而使農民不有耕種合作之組織，將各人所有互相錯雜小塊耕地合併爲一個的大塊耕地而共同耕種之，則各農民借得之資金，僅可用於購買種子，肥料，耕畜，或前額的農具，而從事於舊式的或不合理的農業經營，而不能用以購置農業機械而行大規模之生產，使農產收穫激增，農民生活長進，蓋以各農民所耕種之田地，若早破碎，不有利用機械而行大規模生產之可能也。現時中國之農民，半爲佃農。信用合作如能借給此般佃農以相當之資金，使其購買田地，變爲自耕農，然後由自耕農起而組織耕種合作，則信用合作未始非助成耕種合作之重要方法。但若信用合作不注意於此項任務，而僅借給農民以小額之資金，使其不受高利貸之剝削，同時又有資力購買種子，肥料，耕畜，或前額的農具以經營其小塊之田地，此於農民利益固不淺，以言發展農村經濟則未也。故作者以爲欲發中國之農村經濟，必須使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化，而欲使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化，則非使農民有耕種合作之組織不可。

所謂耕種合作，即田地連接之各農民各將其所有連接之小塊田地併而爲一，而共同耕種之。加入合作者將欲脫離合作時，其已合併之田地不能收回，合作社可給以與其田地相當之代價，或給以合作農場以外之新地。共同耕種之所得，以各個農民交給合作之田地而積及土質爲標準而分配之。田地之面積及土質，由合作社查明，並給證書爲憑。分配耕種所得時，即以此項證書爲根據。從事耕種者，以限於社員爲原則，蓋非如此，則不能得到「耕者有其田」之長處。對於耕種者酬以工資。工資可用農產品發給，亦可用現金發給，一視耕種者之目的與需要何如而定。

耕種合作，通常稱爲土地利用合作，而視爲最爲利用合作之一種。實則土地利用合作與耕種合作不同。蓋土地利用合作，係由佃農組織之團體，其利用之田地，乃由合作社向政府或地主購買或租佃而得，其利用之方法，有使各社員共同爲之者，亦有任各社員單獨爲之者。至於耕種合作，則爲自耕農組織之團體，其耕種之田地，乃由各社員自己所供給，其耕種之方法，必須共同爲之，而不能單獨爲之也。

耕種合作在農業生產上之效用甚多，茲舉其重要者如

左：

(一)可以增加耕地面積。各農民之小塊田地，互相錯雜，其間須有畦畔，道路，溝渠，籬笆，田欄等作界，因此許多可以耕種之地面，遂不能供作耕種之用。栽植籬笆時，或被浸佔之地面較多外，其近旁之作物，因陽光被遮，不能充分發育，其損失更大。若各農民將其所有互相錯雜之小塊田地，併而為一，將各田地之一切界限，概行除去，而共同耕種之，則耕地面積自然可以增加。

(二)可以應用農業機械。應用機械能使生產費減少及生產額增加，工業如此，農業亦如此。田機械價值昂貴，非各小農家單獨所能購置。假使即能購置，而在其面積狹小之田地上亦不能應用之。若各農民將其所有互相錯雜的小塊田地合併而為整個的大塊田地，則機械既有應用之地方，而各農家亦可合力購置價值高昂之機械而利用之。

(三)可以節省工作時間及勞力。應用機械，固可以減少工作之時間及勞力，但不免機械而用牲畜以人力時，大地整齊之田地亦較小塊錯雜之田地為節省，蓋以小塊錯雜之田地，邊角多，直線短，耕作時來回轉灣之次數較多故也。若各農家將其小塊的田地合併而成大塊的田地，並加

以整理而使其形狀整齊，則耕作時所費之時間及勞力，自然可以節省。

(四)可以實施灌溉排水等工事。農作物之生產，受水雨之影響甚鉅。天雨適時，而雨量又無不足或過多時，則農作物可以滋長而收穫豐多；反之，則農作物非枯萎則淹死，而收穫之量將大減。但大雨以時及雨量適當，非自然界常有之現象。欲免雨量不足或過多之害，則對於雨量非以人力調劑之不可，換言之，即非實施灌溉排水等工事不可。灌溉排水等之設備，費用頗鉅，非各小農家單獨所能負擔。而由地面積狹小，形狀參差不齊，亦不易實施此等工事。若各農家協力合作，並將其田地合併而整理之，則此等工事設備上及實施上之困難，自然可以免除。

(五)可以大量購買農業用品及共同販賣農產品。農業用品之大量購買，既可得物美價廉及運輸費節省等之利益，而農產品之共同販賣，又可得高價及節省營業費等之利益。各農家將其小塊田地併為大塊田地而行大規模之生產，則其生產上之用品，如種子，肥料等，自然可以大量購入，而其生產物若不分給於各社員以供其消費之用時，亦可以由合作社以其同販賣之方法販賣之。是購買合作與販賣合作之利益，亦可由此種合作取得之也。

耕種合作在農業生產上固有種種之利益，但其組織與經營，未免有若干之困難。茲舉其困難之點如左：

(一) 各農家將其田地合併而共同耕種，則不能不變換其田地之現狀，即草塞溝渠，砍伐樹木，取消通道，拆毀莊屋或無用之建築物等，將許多零有的散亂的地塊，改爲一個新的整段。此種犧牲，往往非農家之所願爲。

(二) 農民習性，愛其土地，愛其莊屋。欲行合作，則加入者須將其田地交給合作社以供各社員之共同耕種。其莊屋若不需用或有碍於農場之佈置時，則須行拆毀，凡此皆爲普通農民之不忍爲者。

(三) 組織耕種合作之農家，其田地必須連接。若田地分散不在一處時，則此種合作不能成功。惟田地連地之各農家，未必皆有合作之精神與志願，而且彼等以田地連接之故，往往因踐踏，偷竊，侵佔等事而惹起糾紛，彼此結怨。今欲使此等農民起而合作，豈非其難。

(四) 生產物或其代價之分配，頗感困難。蓋各社員交給合作之田地，其面積有大小，土質有肥瘠。共同耕種之所得，若僅以各社員交給合作之田地面積爲比例而分配之，其事固易，但欠公平。若以田地面積之大小及土質之肥瘠二者爲比例而分配之，固甚公平，然於實行時則又感覺

困難，蓋田地本質不論如何，農民每有以自己之田地總較他人者爲優之偏見也。他如對於勞力之報酬，因工作之困難程度及熟練程度各有不同，亦不易得到公平正確之標準。

上述之種種困難，大都由於農氏之故習，偏見，及不知耕種合作之利益而起。關於指導提倡合作事業之公家機關及私人團體，若能以此種合作之利益向民間爲有力的普遍的宣傳，則其困難之點未始不可以除去。若政府及私人團體能擇一農區爲耕種合作之實驗，使一般農民仿而行之，則其效力更大也。

耕種合作在蘇俄最爲發達，亦最有成績。通常所謂蘇俄之集體農場 (Kolkhoz) 者，即係此種合作之別名也。茲將蘇俄集體農場之組織，約略介紹於下，以供參考。

蘇俄之集體農場，其形式計有二種。第一種稱爲托拉，在此種農場內，祇有最複雜之機器及家畜之一部分集團化，至於生產品及土地則仍舊不屬於集團。此種農場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已大見減少。第二種稱爲 Artek，此爲蘇俄集體農場之基本形式，其發達甚爲迅速，其組織之內容容後述之。第二種稱爲 Kolkhna，在此種農場內之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及全部消費，皆集團化。此爲完全的社會

主義之組織，蘇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宣稱爲將來要被推崇的形式，但以其要求農民之文化與訓練之程度太高，此種農場並不發達。

Artel 爲蘇俄集團農場之基本形式，其成效甚大，發達極速。此種農場，在一九二九年，僅佔蘇俄集團農場總數百分之三〇·八；一九三〇年，佔百分之七四·一；一九三一年，佔百分之八一·五，由此可見其地位之日形重要矣。茲述其組織之大概如下：

Artel 係由中貧農民組織而成。農民加入集團後，其田地悉歸集團所有，團員間原有田地之界限，完全撤消。莊傍田地，如菜園，花園等，可仍歸個人享用，但於必要時經集團經理委員會決議，大會批准，可將莊傍田地之範圍予以變更。團員中有出團者，只得請求集團當局給以場外之新地，原有之田地絕對不能收回。田地之外，農民所有爲工作用及爲商品用之牲畜，農業器具，一切儲備的種子，以及爲集團農事上必要的建築物等，亦均須歸入集團。

加入集團者，祇以十六歲以上之勞苦農民爲限，富農階級無加入之資格。入團事宜由經理委員會辦理，交團體大會核准。入團者須交納入團金，以每人之全部生產財產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爲額。如參加集團人之基本收入爲工

資時，則入團金額每次由經理委員會規定之，但不得超過其工資年額百分之十。農業工人之入團金，不得超過五布。

凡已歸入集團之財產（田地除外），應將財產總額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作爲集團的不可分基金，其餘部份則作爲團員之股份金。凡團員願出團者，經理委員會予以清算，將股份金發還，惟清算須於年度終了後行之。

經濟年度終了後所得之收入，除在其中支付農業方面及與農業有關方面之經費，以及津貼無勞動能力者之經費以外，應扣一部分款額作爲不可分基金及社會的基金，然後再行支配勞力酬報。

團內一切工作，均須由團員自己負責辦理。僅祇具有專門智識及技能之人員，如農學家，工程師，技師等，方可用雇傭的方式聘請入團工作。工作之分配，由經理委員會決定之。分配以後，各團員必須一律執行，不能推辭。此外爲正確組織團員之努力起見，按照各項門類的工

作，製定工作規例及估價，對於工作之數目與質量加以估計，適用按件計值的計算方法。工作之報酬，於每年年終結算後方全部發給。在末結算之前，團員可以請求預支錢或實物，以充食糧及其他之需要，但預支數不得超過其

工資年額百分之五十。其在團外工作之團員，須將其工資年額百分之三交納於集團。至於團員中有因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致不能勞動者，團中則給以物質上之補助。其補助之額，不得超過其原有工資。

團務之管理，由團員大會及經理委員會負責。如團中多數極多，召集全體大會為不可能時，則可代以代表大會，由各小村團員選舉代表出席。團員大會或代表大會為團中之最高機關，其職務為解決團內一切重要問題，選舉經理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並發布指導上兩機關之訓令。經理委員會為執行團內一切業務之常設機關，而監察委員會則為監督經理委員會執行業務之常設機關。

(甲) 蘇俄耕地面積增加表 (以公頃計)

耕地面積	份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已耕面積總數		112,400,000	111,200,000	112,000,000	117,000,000	126,600,000
集團農場內已耕面積		1,500,000		2,100,000	2,400,000	20,100,000

蘇俄之集團農場，備受國家之獎勵及援助，如農業單一稅之免收，家畜稅之完全減徵，信用貸款之推進，耕作機械之供給，等等，其發展極為迅速。據蘇俄國家計劃局之統計，一九三二年，蘇俄共有集團農場二十一萬所，包括農民一千四百五十萬戶，佔農民總數百分之六十。五；包括耕地九千六百萬俄畝 (Hectare)，佔耕地總面積百分之七十。近年來蘇俄耕地面積及農產收穫之增加 (見左列之甲乙二表)，未始非國家促進農業集團化之結果也。中國雖非欲走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之路，但蘇俄政府對於集團農場所行之獎勵方法及集團農場組織之內容，大有可供吾人參考之價值也。

(乙) 蘇俄農產收穫增加表 (以公石計)

收 穫	年 份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 總 數	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九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九一七,五〇〇,〇〇〇	八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穀 集剛農場內總數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〇〇〇	二,五二〇,〇〇〇
棉 花 總 數	二,〇〇〇,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〇〇	八,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〇
製 糖 雜 物 總 數	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
麻 總 數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

論留學考試

王 炳

我在獨立評論上讀過任鴻鵠先生兩篇論留學考試的文章，最近又讀到吳有訓先生論留學考試文字。任吳二先生的學與德，都是平素我們極端敬佩的。今天二先生發表對留學考試的主張的文字，其意忽又是相同，我們對此點，實感着很大興味。因問題雖不大，但却是一重要事，不可忽略的事。我覺得任吳二先生的苦心，要本國學術獨立化，不要事事依靠人，這是我們絕對贊成的，因為我們自海禁開後如此久，到今天還不能設法自己發展獨立學術，以預備後來的貢獻，這實在是我們國人的恥辱。我們不得

不設法將此污點洗去。不過，我個人到任吳二先生意見却有點相左，即我至今仍不覺每年派數十名大學畢業後研究二年且有優良成績的學生或助教或大學講師到外國去研究，這其中有何使人不滿處。好在二先生亦不是完全反對派人出國留學者，只是希望不要濫而已。即苟非萬不得已，決不要派出去。我現在就想對此點加以我的意見。

先說派出去的學生本身。我覺近幾年來國內有一可喜的現象便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似乎有些進步。進步雖小，但決不能說無進步或甚至退化。政治社會上情形我且不

說，單說近年來的學生，我到現在還找不出今日學生比不上昔年學生之處來。比如前幾多年學生出的刊物，以與今日學生出的刊物，兩相比較，則昔之差於今者何其多也！我自己任清華讀書時見的情形便很明白。我們把那每年如期出版的清華週刊來加以比較，則見出那刊物總是一年勝過一年，如果拿今日自清華寄來我看的週刊，以與前十年的週刊加以比較，則真使人疑心那時的週刊是一個今日中學校編的刊物了。所以在近年我們自然不敢謂辦學校的人全無進步，同時若謂學生不如從前，這又實完全是欺人之言。因為我們這種話，至多只能對一個正在退化或沒落的學校說，對於整個社會，這種話乃是大大不通的。近見丁文江先生論青年道德，常謂聽其許多朋友在嘆息青年道德墮落，丁先生於是大為不平，因而作出數篇文字來。這一點，我實在要對丁先生說說，這乃因丁先生的朋友們，未免太信任自己了。由於我們眼光的注意點之不同，可以見出四萬萬人中少許青年是墮落，但對整個社會，這話是說不下去的。除非便以為只有我自己行，別人都不行。所以我始終不相信近來被政府派送到外國的學生比昔日的程度及其他均差。換言之，近日選派學生，加以考試之公開與嚴格，對於學生本身程度，我們實在無可非議；以視昔粗製

濫造地一大批一大批的派出，我真要與丁文江先生一齊嘆「我們真感謝近代考試之開明」——如果今日之派留學生，仍如昔日之派留學生，那實在如我區區也要主張停止舉行爲佳了。我們到今日大還能天天聽見由於昔日之濫派，於是今日有甚是不不少的賴「身份」以爲吃飯者到處充塞，既不能作事復在那裏爲非作歹。這些人都是昔日遺留的惡果。說到這裏，又要使我論到第二點了。即今日任吳二先生切望少派些留學生出去，而多請些外國名教授來，這一點我們還即望最近就作到。不過，我要補充一句，今日社會還在那裏急求留學生，不分皂白地像商人崇拜金錢一樣崇拜留學生，以爲什麼較大點的事都應該找留學生來辦，如此，二先生作何話說呢？我在此不是反對二先生的意見，我是說依照二先生的主張作去後，照今日日下社會還得要作點事來補救。我是對實際說話，任吳二先生乃是對理想說話。對理想與對實際之主張，本可共存，所以我今天想說我想說的話：

我自始就不相信中國近來人才已經夠用了。我們任在那處，總都在嘆息找人的困難。這種人才大抵都是指較專門一點的人才，即好似都是一個大學生作不下來的；或者照那點「身份」是不够的，不能鎮壓人。所以在此饑荒下

；管得他什麼一種留學生，只要一有人介紹，於是只要留過學的，則是那些大一點的事情都被占去了。這種留學生是什麼一種留學生呢，我倒要請任吳二先生及大家注意。

原來他們也許靠着祖宗福蔭，也許旁的的原因，挾其他人不甚愛情的錢而過去，在外國兩年三年便跑回來，他們使仗那一塊留學生的招牌，占着各處機關重視履歷與身份的便利，因此有錢人便占上峯了。而那在國內一個優秀一點的大學生，出校外窮讀若干年，有時在國內與在國外讀的書完全一樣，居然在國內被人壓抑；若以社會的觀點來說，我們社會似乎應該設出一機會來使那真能造的人得脫穎而出，而那類似花花公子的留學生們，我們總得設法淘汰。這種淘汰辦法，莫如使其雖欲留學而不敢去留學。每年總不知有若干的爲了造「身份」而出國的自費留學生。他們爲了虛榮與權利而不惜把大批錢在國外去花。回國後還可有一好位置。這些人利用社會缺乏人才與崇拜「身份」的心理，來圖占領社會重要位置。如此我們的社會若能鼓勵出一百有爲的留學生，便無異裁削一百個花花公子式的留學生。我們設使在現在忽然使一般在國內苦學的人，有激發努力的精神的學生，使他們在國內受社會缺點的冤，將他們的能力不盡量開展出來以爲社會用，反而給那些心

圖不軌者以機會，我覺這是不應該的。須知今日學校中成績卓絕者大抵都是苦寒勤勉的學生；而那家資富裕的大都是碌碌庸才。這種人到國外去除了鬼混外別無所有。我們爲社會着想，總是應該急力使卓絕者出現而使鬼混者消滅的。我們到今天還沒有即刻使優秀的後進者有上進的機會之可能；任吳二先生都是舉國一致稱敬的學者，我們決不能以惡意推測二先生，不過我要對二先生說，社會一方面還需大量人才以補救和改造社會上的缺失，並以防備後日那些利用社會缺點者，一方面我們目前中國還不能即刻造出一批較專長的人才來，我們在此時是不能不設法各方面都要顧全。最好是兩方面都要一齊進行，這並不是辦不到的事（我在後面想說出辦法）。如果我們忽然停止優秀的選拔，則是優秀者因抱才莫展，而社會有幾許地方應該受替代的恐怕也不能短期內替代了。我們要想急進改造社會的人，總覺這是不必的，也許是不可能的。又除非我們硬以爲各處都得才適用了。但是我們用眼看一看，則知各處之濫污者何其多也！別的不說，連每一所正大堂皇的國立大學，其中不稱職者也不知若干。這些濫污者大抵都是領薪吃飯，養老婆，找朋友談天，甚麼都不求進步的。我請許多人平心想一想，我這話未必是冤枉他們的麼？這種人

我們不努力鼓勵些優秀的後進者出來以代替之，此如何能對公平？所以我覺得政府每年花一點留學費（其實此費用並不多，每年費用並不在一個國立大學經費三分之一以上）來鼓勵後進，一方面是應目前人才之需，一方面也是代替那些濫污者的辦法。須知濫污者不能不設法淘汰的，不淘汰，這社會便沒有進步。愈淘汰得嚴厲，這社會愈表示得進步。我們總希望社會上人才，一天一天地加多，如果就是過多的話，我們也希望大家憑才幹競爭一下。如此我們相信國內的各種事情必因此加緊張些，而同時天賦與我們的精神則不能不盡量設法使之活動了。

我所以主張由政府在其他方面節縮些錢來培植我們國內研究比較有成績或最優秀的助教等。因為我們派在國外去培植一個學生，與在國外買一架機器，仍沒有好大分別。機器是生產的，同時，派一個優良的學生到外國去研究二三年回來，也仍是生產的，老實說，中國缺乏自造機器的能力固然不錯，但是自造任何專門人才的能力缺乏更為可驚，這也是要大家留意的。前者不過易顯見而後者不易顯見而已。實在說我們今日大學校和研究院裏的教授，仍然是外國學校裏一個學生，我們今天要說倚靠這類人便可造出若干專門人才，這是過分的，不近情理的。中國目前

大學裏的教授能夠在外國大學當助教或講入門課程自講師，已經是了不得，然這種人訓練出來的學生，我們便說她夠了麼？不夠的，我們的求知慾總想可進一步。所以我們為派留學生與買機器是一樣。我們還在自己不能造出大機器的時候，我們無妨多買些大機器以為生產；同理，我們在自己還不能造專門人才時，我們還是無妨多找些最聰穎的人到國外去，使他們學點本事回來，多有些人才，我們在國內研究有成績的學者，也常得莫大的幫助。等待大家都是卓然獨立了，我們自然不能而且也不必倚賴別人的學術機關以造就自己的人才了。

任先生又會謂近來派的留學生太多，於是好點的都派走，餘剩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使有些地方辦事棘手。任先生此話是不對的。這只能責備選擇人手段差，不能另拔人才。因為據各處考試留學機關的報告，成績都是每年有進步。尤以今年中英考試為最。換言之，去年考上的人，並不必比得上今年考上的人。這點，一方面可見社會上並不因考慮而得良好人才拔去而無遞補者，一方面可見留學考試在另一方面還有鼓勵人才的作用。赴考者的研究工作也許會考試而暫停一時，但是如果他放下了，這研究工作在後日必會更好看更有成績；我們好在有一點能得安慰的

，便是各處留學考試出題的人，似乎都比前幾年出題的人有頭腦得多。他們的題目，據赴考者言，都不是專門考記憶而是考智力，換言之，一門功課，不是讀幾本教科書便可應付的。■非是對某種功課有研究必對題目答不好。■所以從這點又可使大家知道近來留學考試，又決不是一點小聰明可以得站在人前的更不是默記教科書可以得優俸的。

總之，我始終以為在今日考選留學生，並不是一件不可鼓勵的事。學校常設獎學金以鼓勵學生，社會上設立留學機會以鼓勵各種學問上之優秀者，這原並不是相背的事。我覺得而今考試乃是一個如何考選的問題。好像擇買機器一樣，我們是如何去擇買好的機器？因為近來各處留學考試，有使人大感不滿的，便是每省有每省的考試，每學校每機關又有相異的考試。這些人同為出去，圖為消耗國家的金錢，然而派出去學生的程度則相差至遠。我覺在這裏，教育部便應該負一部份責任，我以為最好是將各處收

歸教育部管理，由教育部察看各處所需，而定招考。最好不限定人籍貫。因為近代人大抵對於籍貫的觀念並不如過去封建社會那般重的；很多江浙的人還心願到西北去。而北方住居的人亦如多江浙的人。最好由國外回來後再由教育部派到各處，規定至少對該地有五年或甚至十年服務之義務。如此我敢相信一方面可使人才分散到內地，一方面也使在國外的費用得得當些。這一點，還不知教育部以為如何？

我總希望大家能顧念到人才提拔以及不稱職者的淘汰。因為社會是應該進步的。一個社會若缺乏提拔與淘汰的機會，這社會便算完了，無法進步了，只有讓已得權利的人因循而趨保守而已。這樣的民族在現世界是無法可以存在的。

五月廿日旅次

編輯後記

適之

△「壽生」先生的「文化單位論」是一篇很澈底的主張世界化的文字。

△北京大學的張忠絅先生，讀我們的請求，臨時趕成一篇討論遷羅華僑問題的文字，我們很感謝。

△符致遠先生告訴我們：他在國外研究合作主義及在國內講授合作課程，計共九年。他這篇提倡耕種合作的文字一定是值得讀的。

△王炳先生不願意留下他的職業和住址，但我們從他的文章裏知道他是在清華大學讀過書的。關於留學的問題，我對他這篇文章的主張很表同情。

胡適之的書

- 胡適文存.....定價 平裝二元八角 精裝三元二角
- 胡適文存二集.....定價 平裝二元四角 精裝三元二角
- 胡適文存三集.....定價 平裝二元六角 精裝三元二角
- 胡適文選.....定價一元一角
-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定價一元三角二分
- 四十自述.....定價七角
-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定價七角五分
- 短篇小說第一集(選譯).....定價三角
- 短篇小說第二集(選譯).....定價三角
- 嘗試集(新詩).....定價四角五分
- 藏暉室刻記.....定價四角五分
- 胡適文存四集.....定價四角五分

亞東圖書發行

-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定價一元二角
- 白話文學史(上卷).....定價一元二角
- 章實齋先生年譜.....定價七角
- 淮南王書.....定價四角
- 戴東原哲學.....定價 學生本一元二角 精裝本一元四角
- 詞選.....定價 學生本一元八角 精裝本一元八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刊廣告價目

尺寸	地位	前封面內頁	後封面外頁	後封面內頁
全面		五十元	五十元	四十元
半面		二五元	二五元	二十元
四分一			十三元	十元
八分一			七元	六元

上列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者九折，五期以上者七折。長期另議。